

贰四子归山

战国纵横



独立寒川上，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随心作安排。

寒川子◎著



代 序

纵横捭阖古今事
英雄圣贤未了情
夕阳远山寒川子
霜叶江风秋月明
有诗叹曰：

本是不凡身，岂甘落风尘
谁来携将去，交予打磨人
皓首知何在，云遮绝谷深
草长蛇径没，崖危鸟声闻
幽庐有隐者，悠然对晨昏
手把归来石，投予炉中焚
借风当谷口，催火频加薪
灵气沐七魄，雨露淬三魂
九九天数满，百炼成金身
逍遥从此去，空手弄风云

目 录

第一章	降瘟神卫人罹劫	寻大道孙宾遇涓3
第二章	孙守丞代友探父	白公子赌场押妻42
第三章	死囚室双雄结义	云梦山四子求师80
第四章	四才俊违心修道	鬼谷子开山收徒121
第五章	争上风张庞斗法	示道心玉蝉宽衣163
第六章	怡情殿孝公驾崩	渭河滩商君蒙难205
第七章	惠文公一石三鸟	魏惠王石潭求鯤248
第八章	角相位公孙奔秦	用机心庞涓失算289
第九章	争函谷秦公谋魏	占草花庞涓出山336
第十章	会徐州齐魏生隙	战田忌庞涓点将377

第一章 降瘟神卫人罹劫 寻大道孙宾遇涓

常言道，祸不单行。

随巢子与弟子宋趺尚在云梦山中时，随巢子的预感就已应验了。刚刚经历战火洗劫的卫国乡野未及重建，一场更加可怕的灾难已经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他们的头顶。

事发于平阳郊区一个名叫石碾子的村落。顾名思义，石碾子村人是做石碾的，村中一百多户人家，几乎每一家的男人都是石匠，都有采石、锻碾这门绝活，一到农闲，他们就会拿上工具，奔波列国，为人锻制石碾。

也是该有这场劫难。公子卬屠城之后，平阳基本上已是空城，城中凡能寻到的尸骸也都被墨家弟子组织远近青壮拉到郊野葬了。

石碾子村一个参与运尸的石匠无意中看到一家大户院中有只古碾，感觉甚是别致。石匠当时只顾运尸，顾不上此事儿。一月之后，该石匠得到空闲，想起此事，就于一日凌晨早早起床，拿了笔墨、木片等一应工具，打算好好研究一下上面的图案，琢磨古人的锻碾绝艺。

这位匠人刚一走进院中，就嗅到一股怪味。前一阵子忙于清运尸体，这种味儿他早已习惯，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径直走到古碾跟前，站在那里细细观察。半个时辰后，匠人已将石碾子上面的图案全都描在随身带来的木片上。就在准备离开时，他蹲下身子，打算观察一下石碾子的底端，看看古代匠人是否也在那里下过功夫。

就在此时，匠人当即惊叫一声，跌坐于地。古碾下面赫然蜷曲着两具腐尸，显然是受惊的卫人躲在碾下，被魏武卒乱枪捅死的。由于时间太久，两具尸体早已腐烂，怪味正是散发出来的尸毒。

许是惊吓过度，石匠欲翻身爬起，两腿却是发软，好不容易才挪后几步，挣扎着起身，掉头跑回家去。当天倒也无事，次日晨起，他陡然感觉身上发冷，急叫妻子熬来姜汤喝下，仍未见轻。妻子见他脸色泛青，青中泛紫，目现绿光，甚觉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摇头。可能是怕吓到妻子，对于碾下的两具腐尸，他只字未提。

这日夜间，匠人未能熬到天亮，竟是死了。

好端端的丈夫深夜暴毙，年轻的妻子悲伤欲绝，哭得死去活来，邻居及匠人亲属全被惊动了，无不赶来奔丧。因见匠人全身铁青，众人皆不知他得的是何怪病，有说是叫小鬼抓了，有说是叫冥王抽了，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好的说辞。家人也觉得死相难看，赶忙弄来寿衣将他穿上。刚巧邻居一个老丈有副现成的桐木寿材，家人出钱买过，将他入殓了。

按照习俗，平民死后，入殓三日方能下葬。村人留他连过两夜，于第三日向晚时分，一路上敲敲打打，将他抬往村南的祖坟安葬。

送葬途中，一长溜人披麻戴孝，号哭声声。

因桐木寿材不重，村中石匠又都是力气人，因而只用了四人抬棺。四个抬棺者中，走在后面的是死者的两个邻居，也是一对叔侄。将要走到坟地时，侄儿小声对叔父说：“六叔，前日入殓时，我见里面的这人——”朝棺材努了一下，“脸色乌青，吓死我了！”

这位六叔额上虚汗直出，明显一副勉力支撑的样子，但还是瞪他一眼：“不要胡说，小心被他听见，抓了你的魂！”

说话间，六叔陡然打个趔趄，但又挺住了。侄儿做副鬼脸，正要嘲笑六叔胆小，突然呆了，怔怔盯住他道：“六叔，你脸上也……也泛青了！”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六叔再也支持不住，两腿一软，歪倒于地。棺木陡然失去一角支撑，滑掉于地。

侄儿放下抬杠，哭叫道：“六叔！六叔——”

众人闻声，齐围过来。

侄儿一把抱住六叔，走到路边。六叔的脸色越来越青，一手紧抵喉咙，一手指着棺材，费尽气力说道：“是……是他……”

侄儿似乎突然间意识到什么，两眼发直，惨声惊叫：“鬼呀，鬼呀，鬼抓人喽！”疯了般撒丫子就跑。

众人皆吃一惊，正自面面相觑，披麻戴孝的人群中又有一人脸色乌青，歪倒于地。众人一看，是死去的石匠的年轻妻子。

众人一下子傻了。又有人发一声喊，大家各自慌神，四散逃去。

此后没过几日，附近村里死者频频，路上，田边，处处可见全身青紫的尸体。活人都学乖了，各自躲在家中，没人去理死者。村头一棵大树下面，几个被鬼抓的佝偻在那儿等死，另有一人半跪在地上，似在向上天祈祷。

疫情迅速蔓延，几天之内，竟已波及楚丘。楚丘守丞栗将军闻知详情，知是瘟神来了，使人飞报相府。

这日是大朝，老相国孙机由于连拉几日肚子，偏巧告假，在府中养病。收到急报，孙机匆匆阅过，脸色一下子变了，顾不上身体虚弱，急叫家宰驾上辎车，朝卫宫急驰。

辎车在卫宫门口戛然而止。孙机在家宰的搀扶下走下车子，手捧急报，跌跌撞撞地踏上大殿前面的台阶。由于慌不择路，加上身体疲弱，一只脚板未能及时抬起，被台阶上的青石结结实实地绊了一下。家宰眼疾手快，箭步冲上，一把扶住。

看到这种情况，家宰也就顾不上家臣不得上朝的礼数，扶起孙机，缓步走上宫前台阶。

正殿里，众臣正在向卫成公奏事，突然看到孙机进来，顿时一怔。孙机冲前几步叩拜于地，手捧急报：“启禀君上，楚丘栗将军快马急报，平阳、楚丘陡起瘟病，患者全身青紫，重则顷刻暴卒，轻则残喘数日而毙。眼下死者逾百，百姓闻风色变，民心惴惴……”

听到“瘟病”二字，满朝文武皆惊，面面相觑。

内臣急走过来，从孙机手中接过急报，双手呈予卫成公。卫成公颤着双手接过，目光扫视一遍，神情竟如呆了一般。

孙机小声奏道：“君上……”

卫成公醒过神来，长叹一声：“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兵祸前脚刚走，瘟神后脚就到，难道是上天亡我卫室不成？”将头转向孙机，“老爱卿，可有除瘟之方？”

孙机摇了摇头：“按史书所载，禹时洪水泛滥，雍州闹瘟，历时三月，尸横遍野，死者逾十万计；武王伐纣之时，殷地闹瘟，死者不

计其数，国都几无御敌之兵……君上，瘟祸不比兵祸。兵来尚有将挡，瘟祸……”

卫成公声音发颤，目光转向朝臣：“这……这可如何是好？”

太师眼中闪过一道冷光，眼珠子连转几转，趋前一步：“臣弟有奏！”

卫成公忙将目光转向太师，急切问道：“快，爱卿有何妙策？”

太师缓缓说道：“据臣弟所知，瘟病是天杀之祸，无方可治！”

卫成公一下子怔在那儿：“这……爱卿是说，寡人获罪于天了？”

太师瞥一眼孙机，别有用心的道：“君兄是否获罪于天，臣弟不敢妄言。不过，眼下天降瘟神，却是实情！”

卫成公沉思有顷，目光缓缓落在太庙令身上：“爱卿主司祭祠，可否代寡人问问，寡人因何使上天震怒，降灾于卫？”

太庙令跨前一步：“回禀君上，恕微臣斗胆犯言，前番戾气上冲，彗尾扫庚，当是上天示警。微臣已将上天所示奏报朝廷，朝廷却置上天所示于不顾，不当战而战，招致平阳屠城、楚丘、帝丘被围之祸。战事完结，朝廷又未及时敬天事鬼，化散戾气，终酿此灾！”

太庙令振振有词，不言君上，只言朝廷，矛头显然是指向相国孙机的。卫成公听得明白，半晌无言，末了长叹一声：“唉，战后理当敬天事鬼，寡人只顾忙碌，竟是误了。瘟神适卫，罪在寡人哪！”又顿一下，抬头望向太庙令，“爱卿可否代寡人祈请上天，请上天召回此神，化解灾殃？”

太庙令奏道：“回禀君上，微臣并无此能。不过，据微臣所知，大巫祝可神游上天，沟通鬼神，君上何不召他试试？”

卫成公眼中亮光一闪：“快，有请大巫祝！”念头一转，“慢！摆驾太庙，寡人亲去恳请！”

卫国太庙位于宫城东南约三里处，从地势上讲，是帝丘城内制高点。太庙十分古老，始建于三百多年前，是卫成公东迁帝丘后盖起的首批建筑，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奢华程度，均高于后它而建的宫城。

但宫城几经扩建，太庙自建成后一直沿用至今，因而早与宫城不可攀比。尽管如此，打眼望去，太庙仍旧不失其初建时的尊贵和典雅。

太庙自建成后，国家大小事项，从任免吏员到民事外交，凡不能立断的，历代卫公均要到太庙求大巫祝问卦。这也使太庙变了性质，名义上是卫室的祭祠场所，实际上却是卫国的权力中心，是决策卫国大政的终端裁判所。正因如此，掌管太庙的太庙令，在朝中一直炙手可热。而按照祖制，太庙历来由太师管辖，决定太庙令、大巫祝人选的自然是当朝太师，因而，太师在朝中可谓是一言九鼎，上至卿相，下至大夫，无不对他敬畏有加。

然而，卫成公即位不久就起用孙机为相，太庙的作用陡然降低，因为国家大事，无论多么棘手，孙机总有办法应对，且大多应对得还算得体。时间久了，卫成公遇事只找孙机商议，只在年节祭祠、婚丧嫁娶时才去太庙。太庙权力大大削弱，太师自也风光不再。前番魏人打来，太师看准情势，极力主和，不想孙机却一意抗战，使他猝不及防，在满朝文武面前灰头土脸，面子尽失。太师本寄厚望于战事的结局，不想又出意外，秦人突袭河西，魏人主动撤兵，孙机死命一战，竟然保全了社稷。太师、太庙令、大巫祝等甚是失落，正自苦无良策，偏瘟神下凡相助来了！

就在卫成公摆驾太庙之时，大巫祝正端坐于庙堂殿前，双目微闭，似已入定。小巫祝急走进来，在他耳边私语一番。大巫祝全身震颤，二目圆睁，光芒四射：“哦，瘟神降于平阳、楚丘，君上亲来恳请？嗯，太师何意？”

“太师吩咐，相国孙机从未敬天事鬼，力促君上以弱抗强，上天震怒，方使瘟神下凡，以惩戒卫人。太师要上仙作法祭天，沟通瘟神，莫使他犯境帝丘，殃及都城，同时要上仙秉承天意，借此契机迫使君上敬天事鬼，不再听那孙机蛊惑！”

大巫祝沉思有顷，冷光收拢，眼睛闭合，似又恢复入定状态，口中迸道：“转禀太师，就说小仙心中有数了！”

这日黄昏，就在卫成公摆驾太庙后不到两个时辰，十几个皂衣宫人手持令箭匆匆走出太庙，各乘快马，分驰全国各地。其中两匹快马径奔帝丘西门，一匹出城，如飞般朝楚丘驰去。另一匹在城门处停下，马上皂衣人勒住马头，朝城门尉宣旨：“城门尉听旨！”

城门尉叩拜接旨：“末将接旨！”

皂衣人朗声宣道：“平阳、楚丘瘟神肆虐。君上有旨，自今日始，举国事天，惟大巫祝之命是从！”

“末将遵旨！”

“传大巫祝令，自接令时起，关闭城门，许出不许入，违令者斩！”言讫，皂衣人将一只令箭抛落于地。

城门尉捡起令箭，朗声说道：“末将得令！”

皂衣人也不答话，打转马头，朝另一城门急驰而去。

望着皂衣人渐渐走远，城门尉朝众军士喝道：“还愣什么？快关城门！”

八名士兵“刷”地拉起吊桥，“吱呀”一声将城门重重关上。

因已天晚，外出办事或干活的市民正在陆续返回，排队入城。猛然看到城门关闭，众百姓急了，齐冲上来，拼命打门，顷刻间，悲哭声、怒骂声响成一片。

驰出西城门的皂衣人快马加鞭，不消三个时辰，就已赶到百里之外的楚丘，在守丞府前翻身下马。此时虽已深夜，因有瘟疫的事，府中仍是灯火通明，守丞栗将军正在召集城中长老及属下众将商议治瘟大事，听闻君上使臣到，赶忙出府，将皂衣人迎入，叩拜于地，等候宣旨。

皂衣人在堂中站定，宣过诏书，朗声说道：“传大巫祝令，生者不可游走，死者就地葬埋。凡罹瘟之家，皆上天行罚，不可救赎。当封其门户，待瘟神行罚之后，焚其房屋，火送瘟神！违令者斩！”

栗将军一怔，迟疑有顷，叩首道：“末将遵命！”

可能是惧怕瘟神，皂衣人匆匆留下诏书、令箭，不顾夜深路遥，竟自上马飞驰而回。

送走使臣，栗将军独坐于堂前，凝思有顷，使人召来属下部将，转达君上旨意，安排他们执行大巫祝之令。

天刚蒙蒙亮，全身甲衣的将士兵分数路，在各处交通要塞设立关卡，限制臣民走动。早有人将卫成公的诏书和大巫祝的命令制成告示，四处张贴。对于罹瘟区域，则使人将告示内容通过鸣锣喊话，晓谕臣民。

一时间，平阳、楚丘就如一片死地，除去拿枪持戟的甲士之外，根本看不到走动的活人。无论是臣民还是兵士，人人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没有人高声说话，连哭声也难听到。

一队兵士如临大敌般开往瘟病的始发地，石碾子村，将各家各户围定，不管里面是死是活，只用木条、铁钉将门窗从外面钉死。

一家院落里，两名士兵闯进院子，不由分说，将人赶进屋中，关上房门，将门从外面锁上，叮叮咣咣地钉起封条来。房内传出拳头捶门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哀求：“官爷爷，我们一家老小好端端的，奴家没有不事上天哪，求求官爷放我们出去，瘟神没到我们家，求求官爷，放我们出去吧……苍天哪，您睁开眼睛，救救我们吧！”

伴随着女人哭求的是一个男孩子稚嫩的声音：“阿姐，我渴！”

接着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弟弟别哭，阿姐这就舀水去！”

正在敲钉的士兵心里一酸，本能地犹豫一下，眼睛望向另一士兵：“这家好像没有生瘟，要不，给她们留条活路！”

另一士兵横他一眼：“找死啊你，快钉！”

敲钉声再次响起。

在都城帝丘，天刚迎黑，大街上就已空空荡荡。不远处，一个值勤的兵士一边敲锣，一边高喊：“大巫祝有令，全城宵禁，所有臣民不得走动，违令者斩！”

一队执勤的士兵持枪从大街上走过。一匹快马从这队兵士身边驰过，在不远处的相府门前停下，一身戎装的帝丘守尉孙宾翻身下马，走入大门，早有仆人迎出，将马牵走。

孙宾大步流星地走进客厅，女仆迎出：“少爷，您可回来了！”上前为他卸去甲衣。

孙宾走到衣架边，自己换上便服。女仆一边朝衣架上挂甲衣，一边说道：“少爷，老爷方才交代，要少爷去宗祠一趟！”

孙宾一怔，拔腿朝宗祠方向走去。

孙家宗祠设在相府后花园旁边，墙上挂着一排画像，排在最中间的一个身披重甲，面目慈祥，下面摆着一个牌位，上写“先祖孙武子之灵”。两边依次是仙去的列祖列宗，孙宾先父孙操、先叔父孙安的牌位排在最边上。孙安的牌位旁边又立了三个牌位，一个是孙安的妻子，另外两个是他们的一双儿女。

家宰摆上供品，燃好香烛，缓缓退出。孙机拄着杖，缓缓走到孙武子的牌位前面，放下拐杖，跪下，抬头凝视孙武子的画像。

孙机闭上眼去，两片嘴唇轻微嚅动，似在喃喃自语。烛光照在他的老脸上，下巴上的花白胡子随着他的嘴唇的嚅动而微微颤动。

门口，孙宾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爷爷。

孙机感觉出来，头也不抬：“是宾儿吗？”

孙宾走进来，在孙机身边跪下：“爷爷，是宾儿！”

“宾儿，来，跟爷爷一道，祈请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护佑卫人！”

二人朝列祖列宗的灵位连拜数拜，闭目祈祷。有顷，孙宾睁眼望着孙机：“爷爷，此番瘟祸，我们真的躲不过吗？”

孙机长叹一声：“唉，能否躲过，要看天意！”

孙宾眼中一亮：“天意？爷爷是说，我们尚有解救？”

“是的，”孙机点了点头，“天无绝人之路！传闻墨家巨子随巢子有治瘟之方，若得他来，卫人就可有救了！”

孙宾忽一声起身：“宾儿这就动身寻访随巢子，请爷爷准允！”

“爷爷召你来，就是此意。只是随巢子居无定所，你可知去何处访他？”

“爷爷放心，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宾儿定要请他过来！”

“宾儿，”孙机轻叹一声，“眼下十万火急，不是天涯海角的事儿。不久前，有人在洛阳见过随巢子，你可前往洛阳方向寻访。卫地闹瘟之事，必已沸扬于天下，依随巢子性情，若是知晓，也必前来。是否已在途中，或未可知！”

孙宾点了点头，站起身子：“爷爷保重，宾儿走了！”

孙机也站起来，依依不舍：“宾儿，去吧，爷爷在楚丘守望你们！”

孙宾惊道：“爷爷，您……您要去楚丘？”

孙机点头道：“是的。这几日来，你都看到了。大巫祝如此治瘟，疫区百姓只怕是雪上加霜。有爷爷这把老胡子在那儿飘上一飘，他们心里会有一丝安慰。”

孙宾朝孙机跪下，缓缓说道：“爷爷……可……可您这还病着呢！”

孙机不无慈爱地抚摸一把孙宾：“去吧，爷爷这把老骨头，硬朗着呢！”

孙宾又拜几拜，泣道：“爷爷，您……您多保重！”转身告退，返回厅中，将披挂穿了，到马厩牵出战马，径朝西门驰去。

石碾子村，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被兵士们由外面钉死，几处房舍已经燃火，远远望去，浓烟滚滚。

三名军卒手拿火把，走到一家被钉死的院落旁边，推开院门正欲进去，听到屋子里隐隐传出哭泣声。为首军卒侧耳细听一会儿，扭头说道：“是老头子在哭呢，看来，今天走的是他老伴！”

另一军卒接道：“这老头子也怪，昨日儿子死，只听到老伴哭，却没听到他哭；今儿老伴死，他却哭了。由此看来，老伴要比儿子重要！”

第三名军卒晒道：“你懂个屁！没听说过大音希声吗？人若过分伤心了，反倒会哭不出来！儿子走时不哭，老伴走时哭，这恰恰证实，儿子比老伴重要！”

为首军卒横他们一眼：“这是争执的地方吗？前面还有十几家呢，要是耽搁久了，小心瘟神把你们也搁下来！听说没，就这几日，光咱

这个百人队就搁倒十几个！你们难道也想……”搁住不说，退出柴扉，朝旁边一家院落走去。

两名军卒打个惊愣，再也不敢说话，悄然无声地跟在身后。三人推开柴扉，走进院里。为首军卒大声朝屋子里喊道：“喂，有人吗？”没有应声。

为首军卒又喊几声，听到仍无反应，转对两个军卒道：“这一家没了，烧吧！”

两名军卒二话不说，跑到院中柴垛，抱来柴草，分别堆放于大门、前后窗子及屋椽下面，拿火把点上。不一会儿，浓烟四起，整座房子熊熊燃烧起来。

村南，一辆马车缓缓爬上高坡，在坡顶停下。坐在车前驾位的家宰扭头说道：“主公，石碾子到了，听说瘟病就是从此地散播出去的！”

孙机缓缓跳下马车，站在坡顶，望着村中正在冒出的股股浓烟，两道浓眉拧到一起。有顷，孙机长叹一声：“唉，生灵涂炭哪！”

家宰擦了把泪水，转对孙机：“主公，上车走吧，前面就到楚丘了！”

孙机没有接话，迈开大步竟朝村里走去。家宰急道：“主公？”

孙机顿住步子，回头说道：“你先在此处候着，我去村里看看！”

家宰急道：“主公，要看就在这儿看好了。待会儿见到栗守丞，您就啥都知道了！”

“不打紧的，我去去就来！”孙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下坡去。

村中，方才的三名军卒又烧两处院落，开始走向那户曾有妇人呼救的院子。为首军卒照例推开柴扉，站在院中大声喊道：“喂，屋里还有人吗？”

没有声音。

为首军卒迟疑一下，趋至门口，连敲几敲：“喂，屋中还有人吗？”仍是没有声音。

为首军卒退回院中，努了努嘴：“抱柴去吧！”

另外两名军卒到柴房抱柴，分别堆放妥当。就要点火时，窗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响动，接着，一只小手从封死的窗子漏洞里伸出。小手微微晃动几下，传出一个女孩子几乎完全嘶哑的哀求：“叔叔……叔叔……”

几个军卒皆吃一惊，面面相觑。

女孩子的声音越来越低：“水……叔叔，水……水……”

一名军卒望一眼为首军卒：“还烧吗？”

为首军卒瞪他一眼：“烧烧烧，烧个屁，人还活着呢！快走，赶明儿再来！”

几个军卒转过身子，正欲离开，却见门口赫然站着孙机，一时呆了。孙机看到了那只仍在绝望晃动的小手，顾不上责怪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走窗前，取过身上水囊，递予小姑娘。

然而，由于窗口封得太牢，漏洞过小，水囊塞不进去。孙机一急，用力将钉着的一根木条扳断，弄出一个大洞。小姑娘颤抖的小手接过水囊，拧开，先喝一小口，沙着嗓子道：“谢……谢爷爷！”

孙机泣泪道：“孩子，就你一人吗？”

小姑娘哑着嗓子，泣不成声：“还有娘和弟弟，爷爷，救救我们吧，救救我娘，救救我弟弟，爷爷，我们几天没吃东西，水也喝光了……”

孙机声音颤抖：“孩子，爷爷马上救你们出来！”转过身子，冲几个军卒嚷道，“这孩子好端端的，为何关她进去？”

众军卒互望一眼，为首军卒欺上一步，两眼盯住孙机：“还没问你呢，你倒反过来训起人来！告诉你吧，大巫祝有令，凡私拆官封者，一律治以死罪！念你年过花甲，也还出于好心，军爷暂不与你计较，也不问你是何人，来自何处了。老先生，少管闲事，快快走路吧！”

孙机非但不动，反而指着门上的封条：“拆掉！”

为首军卒一愣，上下左右打量孙机，眼睛一横：“嗨，你个怪老头，军爷有意放你一条生路，你却不走！这叫什么？这叫不识相！弟兄们，拿下他，关他柴房里去！”

两名军卒齐围上来，左右拿住孙机，眼见就要扭入柴房，院外传来车马声，家宰急步走入，朝众军卒朗声喝道：“住手！”

三名军卒面面相觑，正待问话，家宰喝道：“还不放开相国大人！”

三人一下子愣了。

为首军卒怔道：“相国大人？什么相国大人？”

家宰斥道：“还能有什么相国大人？他就是孙相国，你们这群瞎眼狼！”

孙机大名无人不晓，三名军卒一下子傻了，尽皆叩拜于地，为首军卒语不成句：“小……小人冒……冒犯相国大人，请相国大人治……治罪！”

孙机轻叹一声，指着大门缓缓说道：“拆掉封条！”

三名军卒赶忙起身，三五下拆掉封条。孙机率先走进屋去，将饿晕在炕上的男孩子抱出院门。三名军卒见相国都不怕死，哪里还敢说话，纷纷走进去，两人抬了中年女人，另一个抱出那个小姑娘，放在院中。

孙机望一眼家宰：“快，拿干粮来！”

家宰走回车上，拿出几块干粮。孙机将一块嚼碎，喂在小男孩口中。几个军卒看到，赶忙寻来一只大碗，拿水将干粮泡在碗中，喂予中年女人。

小姑娘最是清醒，跪在孙机前面一边喝水，一边大口嚼咬干粮，两只大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孙机。

孙机看着她：“孩子，你叫什么？”

“俺叫阿花！”

“你的阿大呢？”

“阿大出远门为人做碾子去了，家中只有我们娘仨，听说传病，娘不让出门，又将屋子用火烤了。我们三人好端端地在这屋里，突然冲来几个军爷，不由分说，把我们关入屋子，在外面钉了。我们没得吃的，没得喝的，后来，娘和弟弟又渴又饿，昏过去了。爷爷，要不是您，我们就得活活死在屋子里。”阿花说得伤心，哽咽起来。

孙机拍了拍她的小脑袋：“孩子，莫哭，莫哭，有爷爷在，一切都会好的！”转对为首军卒，“还有多少人家钉在屋里？”

“回相国大人，大巫祝说，这个村子犯下大罪，瘟神行罚，家家户户都让钉了！”

孙机斥道：“荒唐！你去查看一下，仍旧活着的，全放出来，予水喝，予东西吃！”

为首军卒迟疑一下：“这……”

家宰斥道：“这什么这？相国大人叫你去放，还不快去！”

“小人遵命！”

为首军卒应过，与两名军卒急走出去。

帝丘城中，孙机前脚刚走，就有人告知太庙令。太庙令急到太师府中，将孙机、孙宾爷孙二人相继出城之事细细禀报。

太师凝眉沉思有顷，缓缓说道：“依孙机性情，眼下出城，必是投疫区去了！”

“他去疫区，岂不是找死？”

“嗯，”太师点了点头，“这样也好。倘若真的死了，倒也省心！”略顿一下，“这两日见过大巫祝了吗？”

“下官就是打上仙那儿来的。”

“他说没说过瘟神何时能够送走？”

“回禀太师，上仙已经神游天宫，面奏天帝了。天帝谕旨说，卫人当有百日瘟灾，待瘟神行罚期满，方好收回！”

“百日？”太师极是震惊，“行罚如此之久，要死多少人哪？再说，万一君上失去耐心，事情岂不更糟？”

太庙令稍作迟疑，小声应道：“回禀太师，上仙说，瘟神一旦行罚，非百日不可，急切不得。至于会死多少人，上仙说了，只要封死道路，莫使罪人流窜，就等于锁住瘟神两腿，将他限死在平阳、楚丘两地，由他胡来一阵，想也闹不出大乱。再说，孙机蛊惑君上不事鬼神，死他几人，也是应得！”

太师低下头去，许久，点头说道：“既有此说，就依他吧！”眉头又是一紧，“说起孙机，老朽倒也想起一事，爷孙二人既然出城，为何没有一道走？”

“这……下官也是不知！”

“派人盯上！此番机会难得，万不可再让这对老小坏下大事！”

“下官明白！”

太庙令告辞之后，太师凝眉有顷，叫上车马，径去宫中叩见成公。听闻太师求见，卫成公一反往常，不仅迎出宫门，且又亲手携他入宫，免去跪拜，让他率先落座。

太师受宠若惊：“君兄如此大礼，叫臣弟如何承当？”

“爱卿此来，必有大事说予寡人！”

太师点了点头：“启禀君上，臣弟方才得知，相国昨日出城去了！”

卫成公大惊失色：“出城？这个时候，他为何出城？”

“听说前去楚丘、平阳探访瘟神去了！”

卫成公惊得呆了，急站起来，在殿中连走几个来回，转对内臣：“真是个老糊涂，快，追他回来，就说寡人有急事商议！”

内臣正欲安排，太师摆手止住他，转对成公道：“启禀君上，老臣得知相国出城，已使人前往寻访了。”

卫成公点了点头：“嗯，如此甚好。若有相国音讯，速禀寡人！”

“老臣遵旨！”

小巫祝领着几个巫人径至楚丘守丞府，经过查问，见大巫祝的命令已经得到全面贯彻，甚是满意，当即褒奖几句，话入正题：“栗将军，听说孙相国已来楚丘，怎么不见他呢？”

栗平惊道：“哦，相国大人几时来的，栗平未曾见到！”

小巫祝也是一怔：“那……孙宾呢？”

“也未见到！”

小巫祝将眼凝视栗平，忖知他不是说谎，闷头自语：“这就怪了。他们爷孙二人既已出城，未至此处，却到何地呢？”